

我听过一个有关铃铛的美好传说:一日,“药王”孙思邈上山采药,路上突然被一只老虎拦住了。孙思邈当即操起随身带着的一根扁担,但这扁担只是用来挑药草的,如何对付得了老虎,他手是无措,恐惧地看着面前的庞然大物。奇怪的是,老虎并没有向他扑来,而是张大着嘴蹲在地上,不停地摆动着脑袋,忧伤的眼神里像是在乞求什么。孙思邈定了定神,缓缓地接近老虎,他看见一块硕大的动物骨头深深地扎在老虎的咽喉里。孙思邈想着要帮一下老虎,替它去除要命的骨头,可他也担心一旦拿掉异物,老虎合上的嘴会咬断他的胳膊。这时,他想起自己扁担上有个铜环,于是取下后放入老虎的口中当作支撑,再将自己的手臂从铜环中央穿过,伸入老虎的大嘴深处,迅速、精准地拔出了卡着的骨头。孙思邈取走老虎口中的铜环后,老虎不断地向他点头致意。从那以后,铜环被改造为名叫“虎撑”的手摇铃铛,郎中出门采药行医都会带上,成了中医的标志。

告诉我这个传说的是叶坚华,他是中国铃铛收藏的“第一人”,收藏有古今中外各种铃铛4200余个,铜制系列、陶瓷系列、击打系列、葫芦系列、冠帽系列、扁圆系列、长柄系列、景泰蓝系列、大钟系列……品种繁多,不同的材质、款式应有尽有,令人目不暇接,即使在世界范围内,他的铃铛收藏也是名闻遐迩的。

铃铛真是很可爱的物件,我自己也有一个铃铛,是在敦煌买的,看上去就像一座铜钟,表面雕刻着仿自著名的莫高窟的壁画,里边正中吊着一块圆形的铜币,摇动起来后,那铜币撞向铜钟,便发出悦耳的当当声。有人说,小巧玲珑的铃铛起源于英国,但叶坚华不认可有这样的说法,他认为中国的铜铃是铃铛真正的根源。《诗经·周颂》里就有“龙旂扬扬,和铃央央”的诗句,描写军旅出征时的浩大气势。我国制造的铃铛可以上溯到新石器时代,山西襄汾陶寺墓地出土

的一件铜铃,是迄今发现的我国最早的铃铛,说明在龙山文化晚期,铜铃就出现了。在古代,铃铛通常用作祭祀、乐器和劳动工具,也是生活中的饰品。说起来,铃铛涉及造型、美术、音响、文字、冶炼等多门学科,深有学问。

叶坚华醉心铃铛收藏已有20多年,所谓“百淘千觅五洲寻”,他所收藏的铃铛每一件的背后都有故事。看他的收藏,听他的解说,我觉得视野打开了许多。那组法琅铃铛堪称珍品,以铜胎画珐琅技艺制成,造型典雅,色彩清秀,是清朝末年出口到海外的,鲜有回流。那枚深褐色的驼铃用生铁铸成,长方形,高达40厘米,不是挂在骆驼脖子下面的,而是挂在骆驼驮着的背囊上,击打出的声音非常响亮,咣咣咣咣,悠远而深长,让人联想起丝绸之路上的支支驼队。而那只刻有“满洲新京女子学校纪念”的课间铃则见证了一段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日本在当地建立伪满洲国,将长春改名为“新京”,并设立多所学校以钳制国人思想,“新京女子学校”即是其中之一,这个课间铃被置于每个教室内,用于提醒学生上下课、集合等用途。

我特别喜欢叶坚华收藏的那枚风铃,除了两个铃铛,还有用细链串起的树叶和星星,通体仿佛晶莹剔透一般,精美之极,诗意盎然。据唐朝《开元天宝遗事》记载,唐玄宗李隆基的弟弟岐王在宫中竹林里悬挂碧玉石子,每夜听到它们相触时发出清脆的声音,便知起风了,故而称之为“占风铎”。我家的窗口也曾挂过一串风铃,微风吹过,就带起了叮叮当当的铃声,十分动听,而且随风飘荡,忽上忽下,忽近忽远,让人生出特别的安宁与平和。当然,若是大风来袭,那铃铛声则显得凌乱而肃然,让人惊醒。忽然想到,风吹玉振,铃铛央央,其实就是包含了平顺与警示两层意义的。

山阴路上有一家工商银行,其隔壁的新华书店是日

本友人内山完造先生1927年创办的著名的内山书店旧址。因我手头保存着一本上世纪80年代这家工商银行的前身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山阴路储蓄所的活期储蓄存折和数十本在这家书店购买的书籍,于是也就和这家银行、这家书店有了某些关联。

这本手掌大小的淡红色存折上印着6个红色大字“活期储蓄存折”,下面是一排红色小字“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翻开存折,第一页上方用钢笔写着我的名字和账号,下面敲的是一枚长方形印章: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虹口区储蓄处山阴路储蓄所。上世纪80年代,中、农、工、建、交五大银行还没组建,老百姓能去的就是独此一家的中国人民银行,所以,我的这本银行存折也就是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的存折。存折上记载的第一笔金额是1985年8月22日的余额107.74元,最后一笔金额是1988年12月4日取出60元,至今存折上还有余额1分钱。30多年过去了,这本存折上的一分钱余额,连本带利还能有多少钱呢?这笔账我是肯定算不清楚了,如果有人能够替我算出来,我一定毫不犹豫地将这笔钱连本带利奖赏给他。借此,也算做个有奖悬赏吧!

1980年我从上海市

商业学校毕业后,分配到多伦路上一家公司财务科工作,每天都要到山阴路上这家银行去拿银行回单,用业内行话来说,就是“跑银行”。而每次“跑银行”我必定会趁机去隔壁新华书店打卡。上世纪80年代我是一个澎湃的文学青年,能够跑新华书店的意义似乎远比跑银行来得伟大,更何况这家书店的前身是鲁迅先生经常光顾的内山书店旧址哈!也正是如此,有好几次因流连忘返在书店内而忘了去银行,或者等从书店出来,人家银行早已关门。为此,也没少挨领导批评。尽管如此,一旦买到心仪的书籍,挨批评时的沮丧之情,即刻烟消云散,心花怒放。

说句真心话,今天,我大胆公开自己上世纪80年代的财产收入,内心还是有几分为当年自己的“高收入”而洋洋自得。殊不知,当年一个工薪阶层的月工资也就是几十元,我能每月将自己近一半的工资存入银行,回过头来比比现在的“月光族”年轻人,当年我这个年轻人还是蛮“葛朗台”的。其实,我这个“葛朗台”做得挺憋屈的,那时我工作单位附近的多伦路、四川北路、山阴路一带吃的玩的地方不要太多哦,稍有松懈,一个月工资很快就“落花流水”。但母亲一句:“依魂灵头跟我实实算,不要做月底梢

材料,留点钱存银行,以后讨老婆派用场!”母亲大人的话岂敢不听!从此,每次花钱都有点抖抖兢兢,唯恐以后没钱讨老婆,而我偏偏又是一个自控力很差的人,在母亲的不断敲打下,只得去山阴路这家银行开了一本活期储蓄存折。至今还清晰记得,那天我朝银行柜台里的一个中年女性嚷嚷道:“阿姨,我要开一本活期储蓄存折”,她立即站起身热情去办,几分钟,一本崭新的活期储蓄存折

就递到了我手上。望着我远去的背影,她笑逐颜开地和同事说:“这种主动到银行来储蓄的小青年还没碰到过啊,是个好小囡!”

那年头,银行为揽储蓄,可谓煞费苦心,甚至还搞起了奖励冰箱、彩电等有奖储蓄活动,这个阿姨应该是为完成了一个储蓄指标而高兴。

今年是鲁迅先生诞辰140周年,虹口区将在见证鲁迅与日本友人内山完造友谊的内山书店旧址启动“1927·鲁迅与内山纪念

书局”项目,把内山书店旧址和新华书店山阴路店、工商银行山阴路支行融为一体,山阴路上那银行那书店将被整体打造成一个城市文化新地标。如今,每每翻阅当年趁“跑银行”之机在新华书店山阴路店购买的鲁迅著作单行本和世界文学名著等书籍,仍然难掩喜悦之情。那些年,我在山阴路上这家储蓄所储蓄了几细可怜巴巴的铜细的同时,亦不经意地在其隔壁的新华书店精神家园里“储蓄”了自己的灵魂。

就抽。从小到大,小军替大院孩子挨的打一言难尽,他当“兵团”司令,个个服!

那天小军绕着桑树转了三圈,然后意味深长地盯着树根看了小半天,说:不屈不挠,它是勇敢者。

“勇敢者”就这么成了我们“兵团”的番号。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采桑葚,小军说这是“勇敢者”的第23条军规。采摘桑葚从此正规化,并成了我们院定的节日。

节日至少延续三天。列队,立正稍息报数是每天必须完成的仪式。仪式之后小军一声令下,然后男孩飞檐走壁上树,女孩树下冲着脖子守望。这是我们采摘的排兵布阵。

云从树叶间过去,蚂蚁在树干上转圈,蜘蛛兴高采烈地拉网,花天牛更是气定神闲地吃了半张叶子……许是我们的笑声引得鸟儿飞来。鸟儿东啄一下西啄两下,忙得更叫一个欢。小军其实心软得很,他不让我们赶鸟儿,说没准就是它的爷爷把这棵桑树弄来的,饮水思源结草衔环,咱们得仗义。

鸟儿因此成了“勇敢者”兵团的“特种兵”,我们任它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地搞游击

已经退休,被一家刻字店返聘。于是,他每个月有一个晚上8点钟左右,骑自行车从杨浦区江浦路赶到静安区大田路我的家,把装着钱的信封递给我,然后欢喜地把睡着的孙子抱起来;孩子哭了,他笑着说,“爷爷不好,吵醒了你们,你们睡觉吧。”他放下孩子,亲吻了他们,就骑着自行车一阵风似的走了,留下一串车铃声。

父亲逝世了,我心中爆发出阵阵剧痛;随着时间流逝,那痛慢慢地平和了,我甚至渐渐地忘记了父亲。最近几年,往往因某一个日子或者某件事情的触发,有时候甚至毫无理由,我会常常想起父母亲,顿时内心深处隐隐作痛。我们随时可以和父母见面的时候,总有一些理由让我们理直气壮地放弃;一旦父母离去,我们才幡然醒悟,人生经不起等待,世界上有一种真正的悲伤,那就是父母和儿女再也不能相见。

如今,我到店里或者上网买面条的时候,常常会想起父亲,那是一份永远不能兑现的思念。

### 我心惮暑,忧心如熏

——趣解汉字「黑」

沙水清

坊间时有让人惊掉下巴的事件发生,但也不乏正义之声。“人生不止黑白,但要学会分清黑白。”这是多么深刻贴切的劝喻和启迪!

“黑”的义涵从何而来?造字先贤们提供了这样几种逻辑:一是从眼睛的感知角度呈现,从大,表示人,从面,表示脸上有烟灰之类污渍,还有的在脸的左右各标注带有指事意味的点,特指眼睛被蒙住。两眼一抹,失去光明,怎么不“黑”?二是在脸的下面加了一把火,四周散布着星星点点,表示用吹火棍点柴烧火,脸上、身上沾满了烟尘烟灰,烟熏火燎,“煤黑子”般,火头军真不好当。三是直接添上烟筒和火的象形,表示窗户灶头被火熏黑。“黑,火所熏之色也。”经过熏燎形成的“黑”,当然就像煤一样的颜色。

假如联想一下,土又何尝不是“灶”的省略?至于下面四点,早已是火的專屬。“黑”的简化字并不简单,上中下,浑身都“黑不溜秋”。

“我心惮暑,忧心如熏。”乌黑之象,往往由烟火熏染造成,那么心灵是不是也会沾上污点乌物而变黑呢?利欲熏心,忘乎所以,与窗户灶头被熏黑污染一样,其理皆然,并无二致。心一黑,做人的底线必然崩塌。

“月黑见渔灯,无论灯光蒙,面被燎,出于至诚的向往,能不忘“我心依旧”、“心灯长明”呢?

张伟舫

按照父亲的遗嘱,每个人儿都分到现金4万元。我看看4万元感慨万千,这其中父亲买面条省下的N个1毛钱。我仿佛看到父亲在夏天灼热的阳光下和在冬天刺骨的寒风中跨上或者迈下公交车的身影……

还有一件往事,上世纪80年代末我有了一对双胞胎儿子,经济上有了困难。父亲对我说,我和你妈妈商量了,每个月补贴你20元。我坚决不要,父亲说,“不要也要,有困难自己人不帮忙谁帮忙?”

父亲逝世了,我心中爆发出阵阵剧痛;随着时间流逝,那痛慢慢地平和了,我甚至渐渐地忘记了父亲。最近几年,往往因某一个日子或者某件事情的触发,有时候甚至毫无理由,我会常常想起父母亲,顿时内心深处隐隐作痛。我们随时可以和父母见面的时候,总有一些理由让我们理直气壮地放弃;一旦父母离去,我们才幡然醒悟,人生经不起等待,世界上有一种真正的悲伤,那就是父母和儿女再也不能相见。

如今,我到店里或者上网买面条的时候,常常会想起父亲,那是一份永远不能兑现的思念。

如果母爱是春雨,淅淅沥沥,养育着禾苗,滋润着花木,那么父爱就是涓涓细流,大爱无声,默默地流淌,连绵不绝。

我的父亲出生在长江之畔的一个乡村,他到上海来发展,先是在一家旅馆里摆张桌子刻图章谋生,后来在杨浦区开店营业。上世纪50年代公私合营前,他的刻字店屡屡获得“纳税大户”的奖状。父亲靠一把刻字刀,养活了全家大小,还买了房产。他从小农村到大城市打拼几十年,养成了不少习惯,其中就有节俭。

2008年,85岁的父亲从江浦路搬到包头南路新居。他爱吃面条,发觉新居附近的面条比原来买的每斤要贵1毛钱,于是,他每个星期有四五天坐公交车回到江浦路,就是为了买两斤面条。我对他说,为了省1毛钱,赔上路上时间和车票,不合算。他笑着说,坐公交车有免费的老人交通卡;在家里没事做,出来逛逛看看真开心。

有一天狂风大作,电闪雷鸣,下着倾盆大雨。我等到雨停去看望父亲,看他刚从旧居回来,桌上有一大堆新鲜切面。我惊讶地问,“你今天也去江浦路买面条?”

“没关系,撑把伞。”他笑着说,“你们不要派头大,该节省的就要节省。”

父亲告诉我,江浦路那家店卖的切面不仅便宜,而且新鲜,他是看着老板现做的。

“你一个人住不方便,还是和我们一起住吧,这样买面条的事我们全包了。”我说。

“我只要能能够自理,就一个人生活,自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买面条也是我喜欢做的事。”他坚决地说。

有一次父亲去买面条,不料店家关门,父亲就等在店外,等了两个多小时老板才回来,原来老板带着女儿去看病了。老板见父亲久等,要送面条给他。父亲说,不行,你要吃饭的,我绝不喜欢吃白食。父亲付了钱,乐呵呵地拎着一袋面条去赶公交车了。

父亲为了每斤面条节省1毛钱,每周四五次往返于包头南路和江浦路之间,持续4年,直到89岁辞世。

按照父亲的遗嘱,每个人儿都分到现金4万元。我看看4万元感慨万千,这其中父亲买面条省下的N个1毛钱。我仿佛看到父亲在夏天灼热的阳光下和在冬天刺骨的寒风中跨上或者迈下公交车的身影……

还有一件往事,上世纪80年代末我有了一对双胞胎儿子,经济上有了困难。父亲对我说,我和你妈妈商量了,每个月补贴你20元。我坚决不要,父亲说,“不要也要,有困难自己人不帮忙谁帮忙?”

父亲逝世了,我心中爆发出阵阵剧痛;随着时间流逝,那痛慢慢地平和了,我甚至渐渐地忘记了父亲。最近几年,往往因某一个日子或者某件事情的触发,有时候甚至毫无理由,我会常常想起父母亲,顿时内心深处隐隐作痛。我们随时可以和父母见面的时候,总有一些理由让我们理直气壮地放弃;一旦父母离去,我们才幡然醒悟,人生经不起等待,世界上有一种真正的悲伤,那就是父母和儿女再也不能相见。

如今,我到店里或者上网买面条的时候,常常会想起父亲,那是一份永远不能兑现的思念。

已经退休,被一家刻字店返聘。于是,他每个月有一个晚上8点钟左右,骑自行车从杨浦区江浦路赶到静安区大田路我的家,把装着钱的信封递给我,然后欢喜地把睡着的孙子抱起来;孩子哭了,他笑着说,“爷爷不好,吵醒了你们,你们睡觉吧。”他放下孩子,亲吻了他们,就骑着自行车一阵风似的走了,留下一串车铃声。



张伟舫

### 父亲的「做人家」

柯兆银

如果母爱是春雨,淅淅沥沥,养育着禾苗,滋润着花木,那么父爱就是涓涓细流,大爱无声,默默地流淌,连绵不绝。

我的父亲出生在长江之畔的一个乡村,他到上海来发展,先是在一家旅馆里摆张桌子刻图章谋生,后来在杨浦区开店营业。上世纪50年代公私合营前,他的刻字店屡屡获得“纳税大户”的奖状。父亲靠一把刻字刀,养活了全家大小,还买了房产。他从小农村到大城市打拼几十年,养成了不少习惯,其中就有节俭。

2008年,85岁的父亲从江浦路搬到包头南路新居。他爱吃面条,发觉新居附近的面条比原来买的每斤要贵1毛钱,于是,他每个星期有四五天坐公交车回到江浦路,就是为了买两斤面条。我对他说,为了省1毛钱,赔上路上时间和车票,不合算。他笑着说,坐公交车有免费的老人交通卡;在家里没事做,出来逛逛看看真开心。

有一天狂风大作,电闪雷鸣,下着倾盆大雨。我等到雨停去看望父亲,看他刚从旧居回来,桌上有一大堆新鲜切面。我惊讶地问,“你今天也去江浦路买面条?”

“没关系,撑把伞。”他笑着说,“你们不要派头大,该节省的就要节省。”

父亲告诉我,江浦路那家店卖的切面不仅便宜,而且新鲜,他是看着老板现做的。

“你一个人住不方便,还是和我们一起住吧,这样买面条的事我们全包了。”我说。

“我只要能能够自理,就一个人生活,自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买面条也是我喜欢做的事。”他坚决地说。

有一次父亲去买面条,不料店家关门,父亲就等在店外,等了两个多小时老板才回来,原来老板带着女儿去看病了。老板见父亲久等,要送面条给他。父亲说,不行,你要吃饭的,我绝不喜欢吃白食。父亲付了钱,乐呵呵地拎着一袋面条去赶公交车了。

父亲为了每斤面条节省1毛钱,每周四五次往返于包头南路和江浦路之间,持续4年,直到89岁辞世。

按照父亲的遗嘱,每个人儿都分到现金4万元。我看看4万元感慨万千,这其中父亲买面条省下的N个1毛钱。我仿佛看到父亲在夏天灼热的阳光下和在冬天刺骨的寒风中跨上或者迈下公交车的身影……

还有一件往事,上世纪80年代末我有了一对双胞胎儿子,经济上有了困难。父亲对我说,我和你妈妈商量了,每个月补贴你20元。我坚决不要,父亲说,“不要也要,有困难自己人不帮忙谁帮忙?”

父亲逝世了,我心中爆发出阵阵剧痛;随着时间流逝,那痛慢慢地平和了,我甚至渐渐地忘记了父亲。最近几年,往往因某一个日子或者某件事情的触发,有时候甚至毫无理由,我会常常想起父母亲,顿时内心深处隐隐作痛。我们随时可以和父母见面的时候,总有一些理由让我们理直气壮地放弃;一旦父母离去,我们才幡然醒悟,人生经不起等待,世界上有一种真正的悲伤,那就是父母和儿女再也不能相见。

城市生活离不开公共交通,明起刊登一组《公共交通众生相》,透过一个个移动窗口,感受城市的速度温度。